

附錄 1 大安區文史座談會紀錄

大安區文史座談會記錄



時 間：98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10—12 時

地 點：臺北市大安區區公所九樓會議室

主 席：卞鳳奎

記 錄：卞鳳奎、蔡淑卿

出 席：黃瑞嬌、沈鳳雲、曾永有、高傳棋、李世偉、林萬傳、魏德文

（依發言序）

會談發言：

黃瑞嬌女士：

我們是做生意的，過去在南門市場開西藥房，於民國 69 年搬回泰順街，當初買房子的時候，瑠公圳還沒開；過去開西藥房需要加入會員，例如要賣田邊西藥就必須加入會員，才能拿到藥去賣，直到民國 69 年才收起來，還要有藥劑師執照，若沒有執照就必須請有執照的人來，當時做生意都很正當，不會賣偽藥，不像現在藥商會賣搖頭丸、安非他命等禁藥，危及年輕人身心健康。

南門市場邊當時都是違章建築，有一整排都是，有賣衣服、做吃的如年糕等。民國 75 年與隔壁鄰居合建，隔壁鄰居住的是宿舍，羅斯福路一段臨 36 號當時都

是臨時的號碼 現在違建都被拆除，已不存在了。

當初搬來泰順街 是因為 58 年當時房價要漲價，於是先買下一間房屋為日式房子，後來合建就有新店面做生意，樓上就是住家。

客家族群在南昌街很多 獲得客家獎的溫送珍先生在太原百貨工作，隔壁有一位劉姓人家也是客家人。大家彼此相處相當融合。

沈鳳雲先生：

我個人擔任臺北市桃園縣同鄉會理事長以及大安區民俗會會長，我認為作歷史的工作可以對前人及後代子孫有交代，何謂民俗就是祖先長期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是對或錯都要保留下來，把它成爲一種民俗，也是一種文化。

雖然來大安區不是很久，但也待了 30 幾年，整個大安區的變遷，這幾年最大的變化是瑠公圳蓋起來；大安森林公園及大安國宅的拆遷；還有中正紀念堂的完成，這些都是大安區最大的改變。過去瑠公圳爲了灌溉整個大安區田園特別從基隆河引一條圳來灌溉，後來因爲市容的改觀、車子的流量等問題，才把它蓋起來，過去灌溉的功能變的比較少，而成爲污水排放之處。

過去大安區公所位於信義路，因爲太窄小而遷到這裡來。我們都有參與拆遷及營造規劃工作，由區長主導策劃。當時我也住在大安公園裡面，當時爲龍崗里，因爲建國南路的拓建拆遷就廢掉合併到龍飛里，龍飛里就在大安公園裡面，大安公園有 4 個里。當時拆遷引來相當大的抗爭，我曾建議辦一個回顧展，但是這些照片很難取得，當時僅有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大面積的空照圖，巷子裡面當時有建華新村、岳盧新村、憲兵藝工大隊、天工牙膏、國際學社，還有最有名當時臺北市的毒窟在信義路三段 56 巷。這地方龍蛇混雜之處，賭博間到處都是，當時都把它當作械鬥的場地。由於大安公園拆遷，這些人都分散了，所以 56 巷也漸漸被人淡忘了。國際學社旁有一籃球場、憲兵藝工大隊、聯勤總部北區印刷廠兼中華民國糧食北區調度中心在建國南路中間，憲兵司令部也是在上面，他是面向新生南路，整個延伸到新生南路、建國南路都是憲兵司令部，後來因建國南路、仁愛路擴建拆遷才搬到現在的民族東路，還有龍門國中也是最近幾年拆遷，過去龍門國中有很多的教授及校長都住在那邊。

主席：

個人曾研究日據時代幫派問題，知道日本統治時期萬華派和大稻埕派，因爲受到日本在臺灣政府；即臺灣總督府的嚴格取締，偷渡至廈門，成立「十八大哥」。請問信義路三段 56 巷的幫派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主要是什麼人士組成的？

沈鳳雲先生：

當時我是擔任義警隊長，爲無給制的警察，當時 3-5 坪都住十多人，甚至 20 人，1-2 坪都睡了 5-6 人，冬天很冷，夏天很熱，電風扇只有 2-3 隻，閣樓距離屋頂不到 1 米，人都不能站的地方，生活不是很好，在那種環境下，小孩沒有養成很正確的觀念，一代、一代的生活下去，這也產生很多社會問題。當時多是本

省掛人士居住的。

因爲大安公園的拆遷花了一百多億徵收地上物，建華新村是空軍將領居住，岳盧新村則爲聯勤印刷廠的工作人員居住的。56 巷問題在 81 年大安公園拆遷後就不復存在，原萬隆里也廢掉了。

我個人以爲大安區有幾個特色：1.學校最多 2.公務人員最多 3 .客家人最多 4.宗教最多。過去曾辦過許多活動，發現客家族群很多，當時客家族群北上時很多都住在羅斯福路上面，那裡有古亭市場，後來羅斯福路拓寬就把古亭市場遷到通化街臨江市場，臨江市場因此聚集很多客家人，客家鄉親你牽我、我牽你一起到這裡來形成一個聚落，大安區三十幾萬人中占四分之一強的客家人。

曾永有先生：

編寫大安區志是個繁重的工作，例如時間要從哪裡開始到今天，另一個範圍，當然有其行政範圍，但是從族群聚落或社會的演變不是光行政區可涵蓋，就會跨越行政區。我個人覺得可從馬路的拓寬跟演變來談；某一區的某角落、某區塊人類的演變，或建築物的演變影響到生態的演變這幾個角度來探討。

首先是馬路演變方面：先從和平東路來說，過去師範學校，現在教育大學校門距離和平東路邊還有一大片田地，沒有現在的生活圈，可從拓寬前後來對照討論；而信義路在當時還沒有形成，只有文昌街而且還是泥巴路，路寬僅一輛卡車的寬度，信義路拓寬後，原來住在那裡的違建戶，我個人認爲有能力的搬走買房子，部分則是當時信義路 30 幾巷的攤販則遷往當時的大安街很大很大的一棟房子裡，現在看起來雜亂又破舊的，我們可從馬路的拓寬與影響都市的形態、生意狀況來探討；另外，仁愛路過去條件比較好，因爲仁愛路旁邊公家機關比較多；南北向多爲水溝，後來水溝蓋起來才有現在這麼寬，所以馬路的演變對都市的形成影響很大。

馬路變寬以後房子也跟著改變，因爲建築法的關係，房子建的高低與馬路的寬度有影響，舊法規規定房子的高度不得超過馬路寬度的一倍半加 6 公尺，新的容積率實施就比較有彈性，例如敦化南路的房子高高低低都有，因此，馬路的演變對都市景觀影響很大。

其次，就區塊而言：溫州街、泰順街這一帶，原來是臺灣大學的宿舍，現多已改建，本人也有參與其中。另外敦化南路信義和平路之間有一座古建築叫「林安泰」，清朝時代林家從福建泉州府安溪遷過來的，舊址爲四維路 141 號，民國 65 年之前，敦化南路拓寬到信義路就無法繼續拓寬下去，延宕很久，「林安泰」應是道光年間林家第二代興建的，雖然比不上板橋林家花園，但是傳統閩式建築雕工精緻令人嘆爲觀止。當時林洋港市長主張拆除，但遭到建築界、文史工作者及藝文界強力反彈，後來才遷到新生公園現址。

民國 75 年我搬來國泰醫院後方，住了 35 年，據我所知南昌街、通化街有很多的客家族群。

高傳棋先生：

以下提出幾點請各位參考。

首先，我認爲大安區近 50 年的土地變化非常急遽，有鑑於此，可利用 1932 年臺北市都市計畫圖，1957 年臺北市街道圖，1980—2009 年等不同時期之大比例尺實測地圖（單張或套圖），來做疊圖分析比較，藉此來探究行政區域的土地利用變化。

其次，公車路線系統的分化值得解析，藉此可探究大安區境內人口聚居及交通動線之變遷。

另外，福州山爲早期老臺北人逝世後所埋葬之墳墓區之二（另一在觀音山），故值得深入分析。

再者，大安區境內之通化街爲早期客家人移居臺北的重要據點，值得進一步探究。

接下來，區內諸如連雲街、安和路、瑞安街等道路皆是昔日瑠公圳之河道，故值得將瑠公圳以往舊河道直接加蓋變成道路之空間加以探究。

另外，臺大各年度之畢業紀念冊或寫真帖值得分析，從中可尋找到有關舟山路、新生南路、基隆路、羅斯福路等早期常民生活街景之變化。

其次，大安區臺大校門附近爲全國專業書籍出版公司（書店）最多的地方值得普查。

再者，日治時期爲何帝大要設在大安公館，需要找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來說明。

另外，大安森林公園歸建前後的描述與新舊照片之對照。並且，新聞處臺北畫刊及工務局或都發局所出版之年報，其內有許多大安區道路街景之新舊照片對照。

再者，近年大安區由地方或公所或學校等單位，或組織所印製之社區導覽地圖、小摺頁、書籍值得收納分析。

其次，臺北市總圖書館爲何設在大安區值得探究。

另外，大安區境內諸如臺大、臺北科技大學、師範大學、金華國中、大安國小、龍安國小、古亭國小等老學校幾乎均成立於 1950 年代以前，故資料豐富，值得收納分析。

最後，和平東路與羅斯福路交界之臺電公司（日治時木造）及臺大後面蟾蜍山山下的空軍作戰總部等大安區境內重要特殊建築物或機關，需要進一步探究。

李世偉先生：

每個地方都有其特質，大安區應爲臺北市都會區的心靈、臺北市都會區的大腦。它是文教區的重鎮，大安區是全臺北市說部應市全臺灣學校密度最高的地區，也是文化團體、出版事業最密集的地方，臺大學區的個書店也是最密集的地方，有許多的藝文團體都在此地活動及發展，從此可以看出大安區是臺北市的大腦。

另外，我稱之爲臺北都會區的心靈，就是大安區的宗教可能不是最密集，但

是可能是最具國際化或具有全球化的特色，他一方面是公務人員密集的地方，也是戰後國民政府的重要活動的地方，所以宗教非常多元，例如有伊斯蘭教，他有全臺灣最古老的回教清真寺，在新生南路上，而羅斯福路靠近師大那邊也有一座清真寺，在早年我們與中東國家還有外交時，它扮演著很重要聯繫的角色；另外，基督教、天主教有聖家堂還有好幾個教會；新教有靈糧堂、信義會、神學院等等幾乎都在新生南路、和平東路一帶密集出現，我相信跟戰後外省人口的移入有重要關係，還有幾個新的宗教如巴哈伊教、大同教位於新生南路一段，來自於中東的宗教，成員大部分是公教人員、學生及都會階級，還有來自日本的天理教，天理教總會也在大安區，因此儼然在大安區形成具有國際色彩的一個地方，這是蠻有趣的地方；當然還有傳統的宗教，從大陸帶過來的天德教，總會位於臥龍街，但現在已經沒落，他跟天地教有關係，天地教是由天德教分出來的，這是很大的特色，另外，佛教有法華寺，佛教的勢力在大安區大約是戰後才形成的；有關一貫道教則要請教林萬傳先生了，不做第二人想。

臺灣來講最早、最有歷史應該是民間信仰，但這部分好像比較模糊，很可惜，李先生有一福德廟照片有 40 年歷史，是不是歷史更早，因為大部分最早移民來通常會蓋原鄉廟或是土地公廟，或者組織地方的神民會之類的，這部分反而要花點工夫去做田野調查，這是比較難的部分，反而是現有看到的教堂、清真寺等比較容易下手，因為都還活躍著，而民間信仰部分需要下一點功夫。

就整個大安區來講，第一，它是臺北會區的大腦，學校、出版業、圖書館，幾乎在全臺灣若想讀點書、找資料這邊就是朝聖聖地，不做第二區可想；第二是臺北都會區的心靈，各式各樣各大的宗教林立，本土民間信仰佛教都在這裡，我覺得構成一個宗教的小櫥窗這是有趣的特色。

林萬傳先生：

我個人在文獻會工做了 2-30 年，各區的調查我都有參與，通化街客家人很多，市政府民政局有一本專書，專門寫通化街，可供參考。

就交通方面：從邊緣開始，羅斯福路到公館，在早期要從大安區到新店，在清朝時要從蟾蜍山裡面的小路，越過蟾蜍山，蟾蜍山原與景美溪連在一起，日據時代整治瑠公圳重新改道才把蟾蜍山下面弄寬，早期蟾蜍山那個地方要過去非常困難；早期經過大安區的路都是縱貫路，日據時代開必較大的叫和平東路以前叫臺北六張犁通，「通」就是路的意思，文獻會有日據時代國立臺北師院附近的照片可供參考，民國 62 年和平東路二段的照片，這是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最近整理出來的照片，很有代表性。大安區的老照片非常的多，文獻會有收藏很多，戰後很多市政府出版品有很多老照片，文獻會所典藏各年的《市政紀要》裡很齊全。另外，由臺北市政府新聞處所出版的《臺北畫刊》也有許多本區的相關圖片，新生南路原來是排水溝，由新生南路到新生北路一直通到基隆河。

文獻會有一張昭和年間的瑠公圳流域圖有 2 公尺長，寬約 1 公尺多，瑠公圳從蟾蜍山下來分成三大幹線，一條沿基隆路東面到松山，一條幹線從羅斯福路接到新生南路書店街一帶，還有大安支線從蟾蜍山分出來穿到臺灣大學裡面，這是

主要三大幹線。臺北市沿革也有很多老照片。臺大校門口地下道有掛很多老照片，但因解說多有錯誤，失去其應有的價值。

其次，關於宗教方面。一貫道在復興南路有一座通化堂，這是公共佛堂，為民國四十幾年設立，還有四維路的四維堂，為家庭佛堂，民國 48 年成立，一貫道遭受打壓 40 年，所以不願意曝光，一般媒體比較看不到一貫道，其實全世界五大洲都有一貫道，包括南美洲的巴西、南非等等，在臺灣特別多，因為他不曝光，一般人以為他是消失的宗教，其實一貫道並沒有消失，甚至連中國大陸都有。

另外，有關老照片方面：安東街 32 號的慈祐宮是民國 77 年的老照片；林安泰的資料，文獻會很多；王世慶教授曾寫過專文發表在文獻會刊物上；另外大安區還有一座林宅，林中老議員被拆掉的宅業也很大，臺北文獻會刊過，可採訪林中老議員。

魏德文先生：

近 500 年之變化真不如近 50 年變化得快。記得民國 41 年出次來臺北探親哥哥，由新竹關西、經中壢、到萬華，轉搭新電線（九分車），到廈門街（即螢橋站），再到公館、新店，兩側樹木皆是桉樹，非常漂亮。

其次，清代約在乾隆時期的 1760 年的「民番界址圖」，可知清代地圖沒有地形圖。明治 28 年（1895）6 月 1 日，日本軍隊進入臺北城，始政開始，該年 8 月測量得「臺北三市街圖」三角測量、經緯度呈現，建構近代國家基本要素。

另外，「民番界址圖」乾隆 25 年（1765）圖上有標示「古亭」地名，在清代地理的紀錄除了文字敘述外，其他都不太精準，不太可靠，多是示意的。從日本 1895 年 6 月 1 日進入臺北城，2 個月就把「臺北三市街」艋舺、大稻埕、城內 3 個地方測繪出來，這是第一次呈現臺北市，所謂有經緯度用三角測繪的近代國家的地圖。

至於水文方面：北市公館地勢高，因此水路分流向萬華、城內、六張犁。新店引水到臺北，中間遇到景美溪有落差，引此建一座水走的橋叫「劍橋」，所以「棍尾」就是劍橋末端的關係。到了公館有三條溜公圳，一條往六張犁到松山，一條走城中到基隆河，一條到萬華。從清代的臺北市街圖可看出來當時時空的水文。

都市計畫方面：過去上水道、下水道之分別設施方面：日本統治臺灣以後開始都市計畫，分成好幾期，第一期有所謂的熱病頻傳，所以先作上水道將新店乾淨的水引進來，然後再做下水道，做污水排放，新生南路也是污水排放的水渠。

其次，都市計畫方面，昔日大安區一片農地，自臺北帝大（1928 年）、高等學校等陸續興建後，該區才日益繁榮。日本人在昭和 3 年（1928）設立要建立南進重鎮的學術機構「臺北帝大」，就讀臺北帝大之前必須先進高等學校，師範學校就是在這種時空之下把它建構起來，接著就是現在的教育大學，就是以前臺灣人唸的師範學校。作為教育體系的基本，所以大安區變成文教區，目前是學歷最高、文人最多的地方。

目前我們所在的地方是日本時代的昭和町，青田街的社區特別做文史調查，

發現日本為建築帝國大學職員宿舍，包括什麼人住什麼地方都息息相關，其中一位研究植物的教授的宿舍前就種有許多的熱帶植物，連日人最愛的銀杏都有好幾棵。

再者，交通方面：公館乃交會點；日治時期之規劃，公園道路如忠孝、仁愛、信義、民族、民生等規劃為 75 公尺寬；主要道路為 40 公尺寬；水渠道路如新生南路。日本時期規劃很多公園，例如圓山到公館是自然公園，規劃公園道路，這條道路是 75 米，另外，大安公園、國父紀念館及棒球場都是日本時代所規劃的公園，現在所呈現就是建國南北路，如果沒有當時的詳細的規劃就不會有現在的規模。

其次，市區方面：分稱為主要道路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民權、民生，這些都是幹線道路，都有 45 米；還有就是水渠道路就是新生南北路，在日治時代新生南北路上蓋很多的橋在地圖上都有，另一條水渠道路是從南京西路接到承德路再到基隆河，這條也是水渠道主要幹道，其它還是要透過地圖去了解；市區計畫道路方面，以前的主幹是南門，從南門是走南昌街再到公館，公館在當時是交通聚匯的地方。

另外，光復前後行政區對照圖可看出，日本時期行政區劃方式，當時的是町、目，現在則是用道路做區隔，道路區隔有很大的好處，可明確知道房子在哪裡，而町、目則較雜亂無章，民國 34 年有印一張疊套的圖，可知日本時期的街町是現在的什麼路，基本上當時臺北的市街是比照上海的行政區劃，把整個市區配置成一個大中國，例如西藏路、溫州街，把它建構起來。

再者，大都會概念戰後實施，在日本末期引進所謂大都會概念，日本政府剛進來時做人口調查，大約十萬人，現在已到二百三十多萬的人口，變化非常巨大，這些都是日本主政 50 年期間階段性的規劃，所以能銜接的很順暢，不像現在的三重，可以看到那個路是沒有經過規劃，直到沒辦法情況下才去開路。日本時代新生南北路以內才有很多空地，以外沒有空地，都是水田或旱地，這已經有規劃國際大都會的概念，而這個國際大都會的概念直到國民政府才把它落實。

最後，地理、人文的變遷，可透過地圖、歷史照片呈現時空文化、人文的變化很大，如何把它重現，我想只有透過地圖及照片，才可以重現那個時空狀態，加上透過各位的座談集思廣議，再把它串聯起來呈現更有紋理的大安區區劃的變遷情形。

高傳棋先生：

萬興鐵路是經舊古亭區，有些人會誤以為大安區包括整個舊古亭區，舊古亭區被分為三部分，一部給萬華—南機場那邊；一部分劃為中正區—水源快速道路到萬興鐵路這一段；另一部分則是給大安區—中正紀念堂後面那一段。在寫區志時不應只寫區內的部分，例如「林安泰」已搬到基隆河下了，萬興鐵路早期並不是很重要的交通幹道，很多中南部上來的人只能透過萬華火車站只能到旁邊的螢橋站或景尾那裡下車去搭鐵路，因此雖然不在大安區內但也要把它納進來。

林萬傳先生：

萬興鐵路雖然不經過大安區，但對大安區影響很大。民國 48 年我考上初中，到師大附中去要從景美坐火車到公館在搭三輪車到師大附中，沿新生南路信義路到師大附中，花了 3 塊錢。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與會，提供相當豐富的資料，由於時間有限，無法讓各位前輩暢所欲言，但日後工作人員會針對各位的內容，遇有問題時，再次向各為前輩請教，屆時有希望前輩能不吝指導。